

遜志齋集

二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表箋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王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已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觀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消塵可裨

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

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王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

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侍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頌之第宅又遺以美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髫兒王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遵禮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相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禪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平且美愧茲老朽乃得荷平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何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榮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羸羸蓋其

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驚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疎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已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醑醇醪感親調於匕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華之荐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礎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未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貢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倦倦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示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爰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

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其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恩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塵霄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

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塲之近事傷耆耄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玆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辱

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漸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饑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胷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汚縣是日聞畧陽縣被焚畧陽去汚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備上貽賸情軫念欲止於汚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

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擻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卻疑之詩就乞并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

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作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畫有為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榮嘉洵且不朽况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祗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關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
干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臨亭乙夜急足二人至迺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王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

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晚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達遠漸久畧述鄙陋不覺醜褻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歆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

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慙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美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

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歎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永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磨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剝群縉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埧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感嘆英才之乏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况睿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親製官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

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耻過情之譽撫心感忤省已競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露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衮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併幪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思之大者非疎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旅戾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

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携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間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

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祗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王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己喜天下之有賢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賦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王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凜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靡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琬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鬼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慮或有疾疢無告之民靡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猶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

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異與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朽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

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脩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惟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客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族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其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迷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

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聰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事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其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其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

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謂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竝志始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群吠吠所恠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信信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恠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信信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恠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

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耻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啗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特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今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

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今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

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其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

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且述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某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

年之前旅遊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平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其豈其人哉無可稱

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慄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崇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

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脩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閑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垂濶之情綢繆怛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與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耻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

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疴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
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眩輒復棄去讀周易
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
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
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
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廬
於猷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
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父執戟捍封疆清
微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頽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
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
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問其
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
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
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已任乎
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
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
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而欲其教於一
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
欲言高文知己墓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
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

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
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畧有數人相從其中極
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曾泯滅但無人振起之
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
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
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
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
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_缺者少人之所遇
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 聚而兼有之

者其溪上之遊乎某獨將爲 非 也耶前後浦江
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
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
知靈運泰 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

知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爲
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
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恒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
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
已得之於胸中 不勝邪執事其謂之 乖離久
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

氏遺書覽師弟子問荅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微不猶興者况相去未甚

遂其說大章爲世文

諄諄導之以路豈能

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

顧自力如

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追古亦至淳美其言猶以爲憂况于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

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

軾之而誰平婆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非薄所能卒改居閑少

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

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

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遺童子行畧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

察之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

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

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具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千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誣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誅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歿不得返塋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旣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迷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誅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

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